

年兜骑行 快乐不停

■蔡天敏

“囡囡(小孩)爱年兜,大人乱糟糟。”这句闽南俗语,说的是年兜喜愁两重天的景象,也反映出年兜一到,人们快乐又忙碌的生活图景。而留给我的年少时年兜印象,则是快乐的骑行。

这当然是五十年前的旧事,彼时,我们的生活还处在票证年代。在闽南城乡还保留着亲友们互送年货的风俗,我就是家里的“送年货使者”,这也就意味着,我在年兜时节,有一段快乐的外出骑行,送礼到亲友家的时光。

我的父母亲都是做饼的,自然送的年货,大抵是糕饼之类的。他们从厂里买来好几十斤的寸枣、贡糖、马蹄酥、咸饼干、绿豆沙馅饼。然后两斤、三斤,一包包地包好,每包都要掖上一张小红纸,然后就支派我去送年货。

我家的亲朋好友,散落在我们这个叫作禾山乡的东南西北。骑着自行车去送,往往也要两三天才能送完。还好当时中学正放寒假,相对于年关时购物、搞卫生等家务,我还是乐意当这送年货使者的。因为忙年就是这个样子,你别无选择,并且我沿途还可以欣赏乡野风光。

彼时,我们这里的自然村,可以说还是古早时的模样,仿佛远接着唐宋的遗韵,那些安兜、后埔、石村、殿前等自然村落,一路上都是植物婆娑的美丽景色。街巷和乡村阡陌,来来往往的行人,也比平日来得多,大家都满脸春风的。割肉、置衣、买海鲜、买春联,连跟着大人出来溜达的小孩,都耐不住寂寞地沿途燃起了鞭炮。那年俗也

就在这一声声脆响中,被炸得风生水起的。

我爱去的地儿有后埔村,那是母亲的娘家。外公外婆虽然不在了,还有二舅。从我家去那里要经过一个渡槽桥。那个渡槽桥,就架在两座小山包之间。由于落差大,那渡槽的拱矩很高,跨度也大,竟然有五个拱矩。渡槽下面有条路,我每次从渡槽下骑行而过,总喜欢停下来歇息歇息。那渡槽桥淋漓漓漓的,流水会渗透出来,桥体也长满了蕨草。我喜欢这里,因为早年儿时母亲带我回娘家,总指着渡槽桥说道,看,这桥儿多美!因此,年兜骑行到这儿,就莫名地格外喜欢。

我最喜欢去殿前姑妈家,在那里有好几座番仔楼,有几个池塘和一条年代久远的古街。当然,还有一位慈祥的姑妈。当我

到来时,姑妈欢喜得不得了,非得煮碗点心让我吃不可。我趁着她张罗时,就自行跑去看那些古楼和古街。古街是用青石板砌成的,那会儿还有乡民穿着木屐,踩在青石板上,发出橐橐的声响。

每次送年货回来,总是载回一大堆亲戚回送的海鲜和农产品。最常见的是地瓜和地瓜粉,以及刚上岸还未解剖的海蛎。我家的地瓜粉有时多得可以转赠他人,而未解剖的海蛎,可以选择品相周正的,放在我家煤球炉底下烤,成了我半晌时解饥又解馋的上等食品。

许多流年的年底,我都是充当送年货使者的。那载年货的路上,心情可是轻舞飞扬的,更不必说回家时的自我炫耀了。年兜送年货骑行,那真是快乐不停呀!



(视觉中国)

烟火人生

■余子艺

在泉州,走走停停间,你会与不一样的烟火有着不同寻常的邂逅。那些属于闽南特有的香火气息,催促着当地的人们找寻成功的喜悦、未知的幸福。穿过街巷、弄堂的一个又一个小店铺,甚至在夜幕之下摆摊的排档,渲染着美食之城的浓厚韵味,好像在告诉你,暂时放缓脚步,沉浸于充满人情气味的烟火,就会有别致的感受。于泉州,烟火成了世遗之城的素描,人生旅程的写照。

而在此,不得不说的,还有我们在前段时间所观赏到的烟花秀,源自著名艺术家,也吸引了一众明星前来,在海边,迎着巨大的风浪,放飞了所有人的梦想。印象深刻的烟花欣赏有很多很多,喜庆的日子、特殊的时刻、重要的场合,美好碰撞在一块,幸福感就会一点点落

入到心坎里。人们总是充满着无限的期待,让烟火点亮人生,让人生如同烟花,璀璨而又耀眼。心中的所有期盼驱使着不甘于在年末最后一天宅在家里,必须拔出疲乏沉重的双腿,去寻找不一样的光——跨年的烟花秀便成了我们共同追逐的目的。

寒冬时节的海边,迎着让人可以想象得到的冷冽,尽管大风阵阵袭来,依然驱散不了我们胸中的热火、满怀的期待。好像这个火就是要点燃这一场烟花一般,早先的时刻我们已经在心中做过无数次的排练。终于临近凌晨零点的时刻,带着小孩飞奔到观景的点位,极目注视着前方的城堡,一座藏着丰富童话故事城堡。随着倒计时结束,零点的钟声敲响,爆破的声音响彻云霄,犹如脱缰的野马,竞逐着世界的光彩。

暗夜里的彩虹,随着音乐变换

着舞姿,当下的舞台,烟花是唯一的主角。此时此刻,融入其中的我们,也好像一个个画家,打翻了调色画板,尽情随意想象着自己描绘的水彩。有鲜花娇艳地绽放,有精灵悠闲地漫步,有自然风光倾情地点缀,黑夜已如白昼,打开了城堡里的童话,让每一段故事都随着烟花流泻,仿佛从过往的时光流进未来的光阴,跨越崭新的一年,填充着我们人生的无尽美好。在人潮欢呼的响声中,我才一步步被拉回到舞台的中央。

享受其中的我们,已感知不到结束的时刻。此情此景,我不会慨叹于烟花的易逝,我倾向于留恋夺目的绚烂。诚如爆破的过程充满了疼痛,我们也必须割舍那一点一滴的感伤,用饱含艰难的燃烧,去追逐短暂人生的高光时刻。只有这样,世界才能留下那一点熹微的光泽,属于你的,属于我的,烟火人生。

恭喜恭喜

■戴良支

“恭喜,恭喜,阿叔阿婶啊,给您恭喜了!”小时候过年,最令人难忘的不是穿新衣放鞭炮,而是正月初一给宗亲长辈恭喜拜年。

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,上头有一个大5岁的姐姐。再往上,还有好几个哥哥姐姐。在当时的家里,就数我们两个年龄最小了,所以每年正月初一,我和姐姐作为家中的小辈,得去给每家每户的长辈敬茶拜年。

那时,父母为我们泡上一大壶热气腾腾的红糖茶,然后端上几个茶杯,挨家挨户去敬茶。别人家的孩子也一样,也要来给我的父母亲拜年。我记得,我们大多凌晨三四点就起床了,穿好新衣,提上那壶热茶和几个茶杯,开始穿房过户,把每个长辈的门都叫遍了。

那时人穷,非常亲近,一脉相传的宗亲住在祖上留下的几栋古大厝里,平时见面按辈分叫一声叔、婶,或叔公、婶婆的,都算是家人!

正午时分,天气还是很冷,但就算再冷,小孩也得穿上新衣服,去给每家的长辈恭喜敬茶。因为有新衣服穿,所以心里特别高兴,也特别积极。并且,每家每户的孩子都是这样做的,你要不去,人家会说你没教养。我和姐姐走到别人家时,因天冷时辰尚早,长辈们多半坐在床头,上身捂着棉衣,下身用棉被盖着,桌子上点着昏黄的蜡烛,或冒着黑烟的小煤油灯。

靠近房门时,我们得先叫上一声:“阿叔、阿婶,恭喜了!”就听到房里传来“恭喜恭喜”的回应。之后,我们走进门,姐姐倒了一杯甜茶说:“阿叔、阿婶,喝杯甜茶!”而我捧上糖果说:“阿叔、阿婶,甜一甜!”

大人接过甜茶或糖果,说了一声:“安尼就是(闽南语意为就是这样),安尼就是,缴茶缴茶(谢谢),喝太多了,喝太多了!”之后,象征性地喝上一口,把茶杯递还给我们,顺手从桌上抓起一把糖果,往我们的口袋里放,并且说:“阿团仔真乖,真听话,会读书,中状元!”那个把港澳归侨甚至会包上一两毛钱的红包,塞进我们的口袋里。不过,在困难时期,这种情况少之又少。

走完了这家,我们又得到另外一家。一路上,来来往往之间会碰上许多和我们年龄相仿、提着大小茶壶的孩子,从东家窜到西家,又从南家走到北家,同一屋檐下,大家彼此打着招呼,心中洋溢着新春的喜悦。

相信,这是所有经历过的孩子永远不会忘记的,最为幸福的一天吧?等到所有宗亲长辈都恭喜敬茶完毕,天也就大亮了。

那时,母亲会为我们做好一锅鸡蛋丸子面线,等我们回去吃。

吃完鸡蛋丸子面线,我就可以用压岁钱去买一串7分钱的鞭炮,将中间那根线剪断,一个个拆开,燃上一支香,到处炸开了!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